

[美] 詹姆斯·凯恩 / 著 曹精华 / 译

# 敲 邮差总 两次门

好小说  
译丛

*The Postman  
Always Rings Twice*

James M. Cain

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  
20世纪最有价值，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 
硬派大师詹姆斯·凯恩的作品，首次汉译  
黑色浪漫小说中的巅峰之作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[美] 詹姆斯·凯恩 ● 著

# 邮差总敲两次门

曹精华 ●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邮差总敲两次门/[美]凯恩著;曹精华译. —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99.9

(好小说译丛)

ISBN 7-5313-2143-2

I. 邮… II. ①凯… ②曹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9) 第 47248 号

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: Copyright© 1934 by James M. Cain. Copyright renewed 1962 by James M. Cain.  
DOUBLE INDEMNITY: Copyright© 1936, 1943 by James M. Cain. Copyright renewed 1964, 1971 by James M. Cain.  
Chinese copyright© 1999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. Knopf, Inc.  
ALL RIGHTS RESERVED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200 千字 印张: 8 $\frac{3}{4}$ 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 000 册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

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周荣胜

责任校对: 刘川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耿志远

---

ISBN 7-5313-2143-2/I·1864 定价: 15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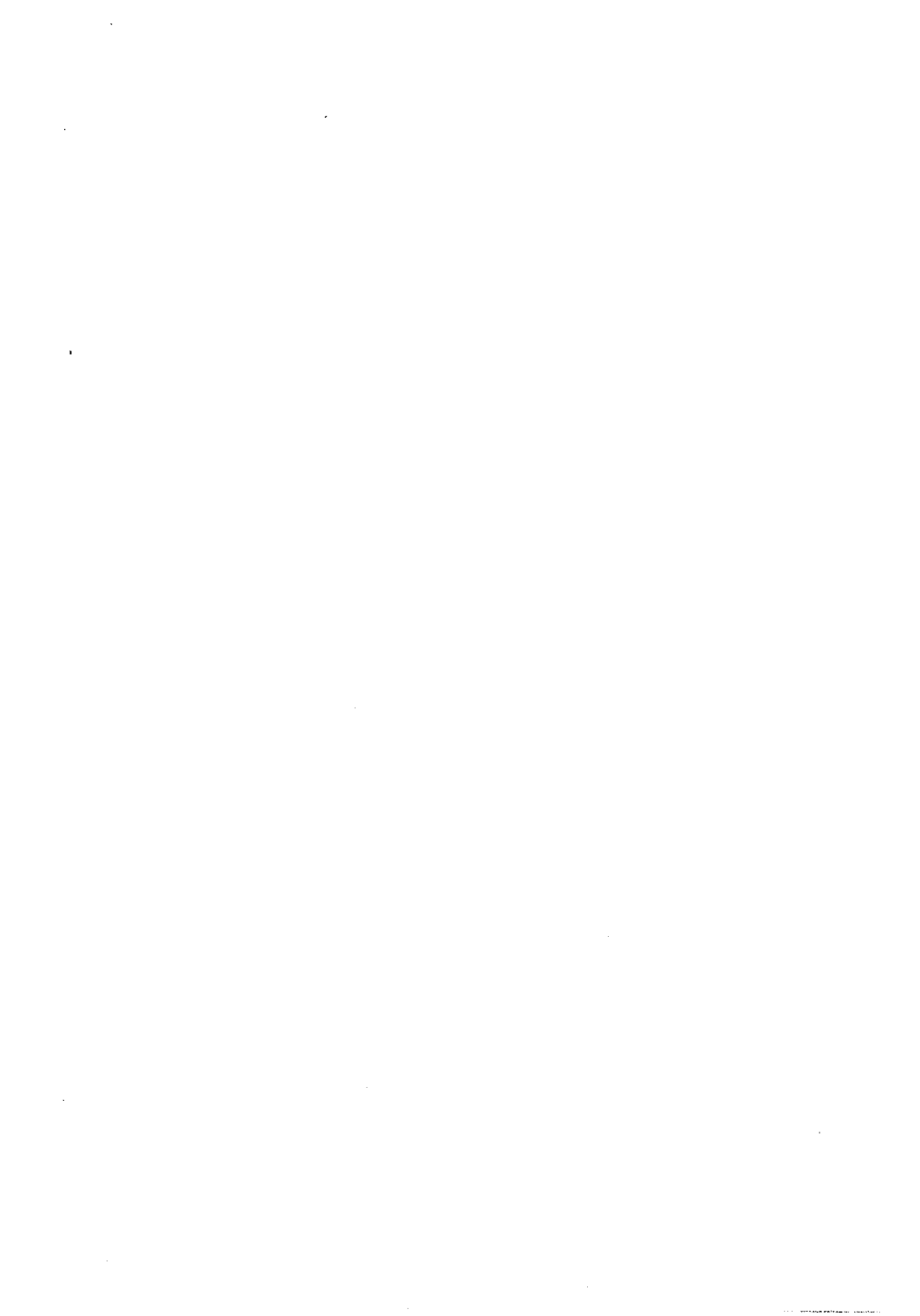
The Postman  
Always  
Rings Twice

## 目 录

---

- 邮差总敲两次门…………… 1
- 加倍赔偿 …………… 139

邮差总敲两次门



## 第一章

约在中午时分，我被人从装运干草的卡车上扔了下来。

前一天夜里，我在边境处纵身攀上了卡车。在此之前，我已在提华纳闲逛了三周，此时我已极度疲乏，一上车便躺在粗帆布下面蒙头睡着了。我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，车主们在路边停了车，以便使引擎冷却下来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看见一只脚从车厢里面伸了出来，于是便把我从车上扔了下来。我做了几个滑稽动作，可这一招一点不灵，也就只好收场。他们毫无表情，倒是给了我一支烟。我万般无奈，只好徒步前行以便去找点吃的。

我在路边溜达着，突然，“双橡酒馆”几个字映入了我的眼帘，这是一家路边小吃店，在加利福尼亚州，像这种小吃店比比皆是。酒馆的门面朝向大街，酒馆的后面是宿舍，店主夫妇就住在里边，侧面是个加油站，酒馆再往后有五六间小棚屋，店主称之为汽车游客旅馆。

我匆匆赶到酒馆前，故意作出左右张望的样子，店主见状走了出来，我询问店主，是否见到一个开凯迪拉克牌轿车



## 邮差总敲两次门

的人路过此地，还说，这个人说好要来这里接我，并和我共进午餐。店主是希腊人，说今天没见到这样一个人来，然后便在一张餐桌上摆好餐具，问我想吃点什么。我点了橙汁、玉米片、煎蛋和腊肉、肉卷烤饼、煎饼、咖啡等。不一会儿，他便拿来了橙汁和玉米片。

“稍等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，如果那个人不来的话，这顿饭只好赊账了。说好他付钱的，我今天手头有点拮据。”

“好吧，上菜。”

看得出，钱，他来出，因此我也就不再提那个开凯迪拉克牌轿车的人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我便看出他另有所求。

“嘿，你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喔，干干这，干干那，不固定。怎么了？”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

“啊，你很年轻，我这里眼下就可以雇用年轻人。”

“你这地方不错。”

“空气好，没雾，就像在洛杉矶，一点雾也没有，一年四季总是晴晴朗朗的。”

“夜里一定好极了，我现在都能闻到。”

“这里睡觉睡得很香甜。你懂汽车吗？会修理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是天生的机械师。”

他再次说起此地的空气有多么多么的好，还说自从买了这个店，他就一直很健康，只是他弄不明白，他的助手为什么总是在这里呆不长？我倒能琢磨出来为什么，可我只吃不说。

“喂，你喜欢这里吗？”

此时，我把剩下的咖啡喝完了，点着他递给我的雪茄烟。

“我告诉你怎么回事，除这里外，还有两三个地方提出要我去工作，这让我很为难，不过，我会考虑的，我肯定会好好考虑的。”

此时，我看见了一个女人，她一直在后面的厨房里忙碌着，此时过来收拾我用过的碗碟。除了身段外，她真的算不上什么绝色美人，可她神态忧郁，嘴唇向外撅得老高，我不由得想替她把外撅的嘴唇给捣进去。

“这是我妻子。”

她没有理睬我，我则冲希腊人点点头，挥了挥手里的雪茄烟，仅此而已。她端着碗碟出去了，对我和他而言，她像根本没出现过似的。我很快便离开了，可没过五分钟又返了回来，说是给那个开凯迪拉克牌轿车的人留个口信。希腊人趁机又做我的工作，要我留下来。

半小时之后，我便到加油站修补漏气汽车去了。

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弗兰克·钱伯斯。”

“我叫尼克·帕普达基斯。”

我俩握了握手，他便走开了。没一会儿，我听见他在唱歌，他的嗓音好极了。从加油站我正好可以把厨房看得一清二楚。

## 第 二 章

将近三点钟的时候，店里来了一个人，此人恼羞成怒，原来不知是谁在他汽车的通风小窗上粘贴了一个标签，我只好去厨房替他把标签洗刷掉。

“肉卷烤饼？喔，你们这些人真会做这东西。”

“你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嘿，就是你和帕普达基斯先生啊，你和尼克。我午饭吃的那个肉卷烤饼棒极了。”

“喔。”

“你有抹布吗？把这东西包起来，拿着就不烫了。”

“你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的确是。”

“你认为我是墨西哥人。”

“没那回事。”

“是的，你就这么认为，你不是第一个这样认为的人。不过，你听着，我和你一样是白种人，明白吗？我的头发可能是黑色的，长得也可能有点像，但我和你一样是白种人。”

你要想在这里干下去，就不要忘了这一点。”

“可你看上去并不像墨西哥人呀！”

“我真的和你一样是白种人。”

“是的，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墨西哥人。那些墨西哥女人，她们全都是大屁股，瘸腿，高耸的乳房能碰着下巴，皮肤黄黄的，头发看上去好像抹了腊肉油脂似的。你看上去可不是那个样，你小巧玲珑，皮肤白嫩，头发尽管是黑色的，但柔软、卷曲。你惟一一处和墨西哥人一样的地方是你的牙齿，他们的牙齿都是白白的，你不得不承认他们这个优点。”

“我结婚前的姓叫史密斯，听上去并不太像墨西哥人，是吗？”

“是不太像。”

“再者，我老家也不在这一带。我来自衣阿华。”

“嗨，史密斯。那你的名字呢？”

“科拉。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这样称呼我。”

此时，有一点我已经确信无疑，而刚来时我不过是瞎猜罢了。她心情一直不好，倒不是因为那些她不得不做的肉卷烤饼，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头发是黑色的，而是因为嫁给了那个希腊人，这使她觉着自己好像不是白种人了，甚至害怕我会开始称呼她为帕普达基斯太太。

“科拉，没问题。叫我弗兰克怎么样？”

她走过来，开始帮我清洁通风小窗。她离我很近，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的气味。我贴着她的耳朵小声问了她一个问题。

“你怎么嫁给了这个希腊人？”

她跳了起来，就好像我用鞭子抽了她似的。

## 邮差总敲两次门

“这关你什么事吗？”

“是的，非常相关。”

“给你通风小窗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目的达到了，我走了出去。我在她有所防备的情况下狠狠击了她一下，击得很深，把她刺痛了。从现在起，就是我俩之间的事了。她也许不会顺着我，但也不会搪塞我。她知道我的用意，知道我已经摸透了她的底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希腊人冲她发了火，嫌她给我上的炸土豆不够多。他希望我喜欢这个地方，而不像前几个人那样弃他而去。

“吃就让人吃饱。”

“就在炉子上，他自己不会取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还不饿呢。”

他唠叨个没完。如果他有点脑子的话，就会看出事出有因，因为她这个人是不会让客人自己动手的，这一点没说的。可他笨得要命，不停地在那儿发牢骚。我们三个人就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，他坐在桌子的一头，她坐在桌子的另一头，而我则坐在中间。我没有正面看她，但我用眼的余光能看见她穿的衣服，那是一件白色护士制服，无论是在牙医诊所还是在面包店工作的人，都要穿这种制服。制服早上的时候还很干净，但此时已经有点皱，也有点脏。我能闻到她身上的气味。

“噢，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吧。”

她起身去取土豆，制服随之敞开了一下，我看见了她的大腿。她把土豆盛给我之后，我却吃不下。

“好吗，你看，折腾了半天，他却不想吃。”

“可他要是想吃就有的吃。”

“我不饿，午饭吃得很饱。”

他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，这会儿又显出宽宏大度的样子，准备原谅她了。

“她这人不错。她是我的小白鸟，我的小白鸽。”

他使了个眼色上楼去了，我和她则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。他下来时，一手拿个大酒瓶子，一手拿了把吉他。他从瓶里倒了些酒出来，是一些希腊甜葡萄酒，我喝了后觉得恶心、难受。他弹着吉他唱了起来，嗓音听上去像男高音歌唱家，不是你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些无名小辈的男高音歌手，而是大腕男高音歌唱家。在处理高音符时，他就像卡鲁索录音带上那样，会掺入啜泣声。可我此时已经听不下去了，感觉越来越糟。

他看我脸色不对，便把我拉到了外面。

“出来吸点新鲜空气，你就会感觉好些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会好的。”

“坐下，别吭声。”

“你进去吧，我只是午饭吃得太多了，会好的。”

他进去了，而我即刻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。午饭也好，土豆也好，还有葡萄酒也好，都让我受不了，我只想得到那女人，想得如此厉害，连胃里都存不下一点东西。

次日清晨，店牌被风刮了下来。风是午夜时分刮起来的，到了清晨已成了风暴。

“天气糟糕透了，看那儿。”

“风大极了，吵得我无法入睡，一夜都没合眼。”

## 邮差总敲两次门

“风的确很大，你看那店牌。”

“灯泡爆裂了。”

我开始修补起那个店牌，希腊人则不时地出来看看。

“你这牌子从哪儿弄来的呀？”

“我买这店时就有了。怎么了？”

“够差的了，挂这么个破牌子能招揽来生意才怪呢。”

我去给一辆汽车加油，丢下他一个人仔细品味我的话，等我返回时，他还在惊愕地望着倒靠在餐厅正面的店牌。有三盏灯已经爆裂，我插上插头接通电源后发现，剩下的灯有一半也不亮了。

“装上新灯后再挂起来，也就行了。”

“你是老板。”

“这个牌子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？过时了呀，灯泡店牌早不用了，人们都在用霓虹灯店牌，显示效果好，用电又少。再说了，牌子上都写了些什么呀？‘双橡’，仅此而已，‘酒馆’那部分，灯光不显示。咳，‘双橡’这两个字可引不起我的食欲，不会使我产生停下来找点饭吃的念头。总之，那个牌子让你赔钱，只是你还不知道罢了。”

“把它修好也就行了。”

“你为何不做个新牌子？”

“我没空儿。”

可没过一会儿，他又拿着一张纸回来了。原来他已经替自己画好了一个新店牌，并用颜色笔涂成了红、白、蓝三色，牌子上写着“双橡酒馆，吃饭，烧烤，卫生洁净的洗手间，老板 N. 帕普达基斯”。

“棒极了，它会给人们留下极好的印象。”

我把所有的字修正了一下，确保其拼写无误，他则对字母进行了更多的花体装饰。

“尼克，咱们干吗还挂那个旧牌子？你何不今天就进城把这个新牌子做好？它妙极了，相信我的话没错，再说这也很重要，一个店好与不好，得首先看店牌怎么样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天哪，就这么办，我去。”

离洛杉矶不过二十英里远，可他却像去巴黎似的把自己打扮得油头粉面，午饭一过便上路了。他一走，我就把前门锁上了，拾起一个顾客用过的盘子，径直朝后面的厨房走去，她在里面。

“那边有个盘子我给你拿过来了。”

“哦，谢谢。”

我把盘子放下了，只见她手里的叉子像铃鼓似的叮当响。

“我本来也想去的，可是锅里做上饭了，我想我还是别去的好。”

“我自己也有好多事情要做。”

“你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“我没事了。”

“有时因为一点点小事，就会让人不舒服，比方说，喝的水与原来的不一样了。”

“很可能是午饭吃得太多了。”

“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有人在前门外“咚咚”地敲门。



## 邮差总敲两次门

“听上去好像有人想进来。”

“弗兰克，门上锁了吗？”

“我一定是把它锁上了。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脸色变得苍白，又走到双开弹簧门向外窥探了一下，然后走进了餐厅，可没一会儿又回来了。

“他们走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把门给锁上了。”

“我也忘了把它打开。”

她又转身去餐厅，我把她拦住了。

“咱们就让它——锁着吧。”

“锁着就没人能进来了，我还要烧饭，这个盘子我一会儿就洗。”

我一把将她揽在怀里，拼命亲吻起她的嘴唇……

“咬我！咬我！”

我咬了她。我用牙齿深深咬住了她的双唇，一定是咬破了，只觉着我的嘴里喷进了血。我把她抱上楼时，血正顺着她的脖颈往下流。